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五

閩小記卷上

櫟下周亮工櫟園撰

尤物

尤物必不產一地。荔閩。楊梅三吳。蘋婆北地。同能不如獨勝。故各散處以自異耳。三君相見。必莫逆於心。乃世人紛紛。必欲執燁光太真較量其孰勝。愚亦甚矣。揄揚過當。香火情深。予所不取也。

唱龍眼

龍眼枝甚柔脆。熟時賃慣手登採。恐其恣啖。與約曰。歌勿輟。輟則弗給。值樹葉扶疎。人坐綠陰中。高低斷續。喁喁弗已。遠聽之。頗足娛耳。土人謂之唱龍眼。

絕技

閩中絕技五。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毯。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。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。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。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。筆筆倣歐率更。

相思鳥

予過浦城得相思鳥。合雌雄一籠。初閉一縱。一卽遠去。久之必覓道歸。宛轉自求速入。居者于其初歸。亦鳴躍喜接。三數縱之。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。若田間夫婦。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。不似閨人望遠。蕩子思歸也。宿則以首互沒翼中。各屈其中距立。予常夜視之。驚失其一。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。笑語人曰。視此增伉儷之重。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。若閉雄則否。予視之不然。視同媚。疊誣此貞禽矣。疊負雌以遊。人呼曰鸞媚。得雌則雄不去。得雄則雌遠徙矣。

魚魷嬌

閩蘭四時皆作花。氣洩過甚。香無爲芳之力。故不如過嶺之馥。且葉皆怒張。花亦劍立。真是男子所種。不若山蘭葉嫋花盈枝。枝向人索笑也。獨魚魷嬌一種。大異魚魷。蘭以色白而莖高。取重于吳越。人皆見之。魚魷嬌則莖質最弱。力不承花。竟以藤絲名莖。莖不受服。亦不忍宜日作莖。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。若春閨思歸。甫勻枕痕。人倦欲寐者。莖莖斜誘。花花曲引。他蘭嫌葉力太盛。不足

儻此則若名姝既醉。非此解事侍兒。不足縱送扶掖。又若非白玉牀。不足當爨光笑倚者。並葉增嬌。將莖都艷。予偶得此種。驕語閩人曰。得火齊木難。足以壓多寶船矣。

龍蝦

相傳閩中龍蝦。大者重二十餘斤。鬚三尺餘。作杖海上。人習見之。予在會城。曾未一覩。後至漳。見極大者。亦不過三斤而止。頭目實作龍形。見之敬畏。戒不敢食。後從張廣陽席間。誤食之。味如蟹螯中肉。鮮美逾常。遂不能復禁矣。有空其肉爲燈者。貯火其中。電目血舌。朱鱗火鬣。如洞庭君壁。青天飛去。時攜之江南。環觀橋舌。

江瑤柱

江瑤柱。出興化之涵江。形如三四寸扁牛角。雙甲薄而脆。界畫如瓦楞。向日映之。絲絲綠玉。晃人眸子。而嫩則又過之。文彩燦燦。不忝瑤名。予驟見之。語人曰。卽此膚理。便足鞭撻海族。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。肉不堪食。美只雙柱。所謂柱。

亦如蛤中之有丁。蛤小則字以丁。此巨因美以柱也。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。蛤之美實亦在丁。人以其無多不審察。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。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。又不知獨存柱。味不堪與車螯伍。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。余熟以江水。參以玉板。宋去損諸君食之。咸謂食指蠕蠕動也。會城初無此。謝在杭稱好事者。尙云從來未見其形。未識其味。他可知矣。予至後令蜆人索之。梅花片石間。時時得之。十年以來。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。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。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蜆人以無人過而問也。咸棄之不取。聞聲相思者。遂真以爲未曾有也。世之瑰奇異質。人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淪落于海沙江泥中。如江瑤者。不知凡幾矣。爲之一嘆。

汀城奇石

汀城東二里許。有奇石數十片。色蒼黝。因名蒼玉洞石。磊磊不羣。有臨水竦立者。有相聯附若臂指者。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。郡人多觴詠于此。側一石。膚理光瑩。上鐫李斯壽字。予曾搨之。與今篆文頗異。題字皆不可辨。諸石鱗峴。

其鋒鏐。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。每歲除夕。輒私募石工鑿之。諸石鋒稜殆盡。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。潛生默長。鋒稜如故。土人則復鑿之。嗟乎。山川靈異。欲恣人力以戕之。愚亦甚矣。

萬安橋

泉州萬安橋。俗名維陽。在迎恩門東二十里。長江限之。橋踰數千尺。宋蔡忠惠公所造。泉郡橋之鉅。與萬安埒。與亞之者可三四數。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。其言往往多愚。以謂撰時揆日。畫基所向。鏤址所立。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。如世俗所傳醋字者。至于鑿石伐木。激浪以漲舟。懸機以弦緯。每有危險。神則來相。址石所累。蠟輒封之。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。公所記寥寥百十言。但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。亦無所鋪張。五百餘年來。後人尙復侈大其事。托于神而美之。當時固視之漠然。與尋常輿梁等。古人信不可及哉。橋盡爲公祠。予甲子過其地。拜公祠下。見公所書二碑。無額無欄。製殊古樸。立公像左右。相傳倭變時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。後人補之。今宦其地者。類使人揭碑。

郡人憚遠途。又索者多。乃別爲木本以應。泉州僞揭不止。銀錠淳化也。余記萬安橋事。嘆蔡忠惠文字之簡。捫蝨新話云。旣言其長二千六百。又翼以扶欄。又言如其數而兩之。此六字爲贅。雖搜剔太過。然六字亦竟可省。

白打

予邵武寒食詩。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。按王建詩。寒食內人常白打。庫中先散與金錢。韋莊詩。內官初賜清明火。上相間分白打錢。楊用修曰。打錢戲名。未明指爲何事。焦弱侯云。按齊雲論。白打蹴鞠戲也。兩人對踢爲白打。三人角踢爲官場。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。名短打者是也。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。似卽其意。武藝十八。終以白打。以白打爲終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。以爲蹴鞠者。非

螳苗

予爲閩臬時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螳苗者。予初意螳安得苗。及訊之。出一紙裹小螳。纍纍細如蟣蝨。蓋閩人培水田種螳。盜者洩水則螳苗隨之溢。訟者輒曰。拔我苗矣。玉堂閒話中。載瀕海人有蔬圃。乃淺水中積沙而成。或爲大風飄

去。若浮筏然。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。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。拔蝗苗。失蔬圃。異事的對。

橋梁

閩中橋梁。最爲巨麗。橋上架屋。翼翼楚楚。無處不堪圖畫。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。第以閩地多雨。欲便于憩足者。兩簷下類覆以木板。深輒數尺。俯欄有致。遊目無餘。似畏人見好山色。故障之者。予每度一橋。輒爲憫嘆。

閩茶

武夷巒崩紫帽龍山皆產茶。僧拙于焙。旣採則先蒸而後焙。故色多紫赤。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。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。卽試之色香亦具足。經旬月則紫赤如故。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。語三吳之法。轉轉相效。舊態畢露。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。使數年不近。盡忘其故調。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。或有當也。建州貢茶。自宋蔡忠惠始。小龍團亦剏于忠惠。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。龍焙泉。在城東鳳皇山。一名御泉。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。

北苑亦在郡城東。先是建州貢茶。首稱北苑龍團。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。至元設場于武彝。遂與北苑併稱。今則但知有武彝。不知有北苑矣。吳越間人頗不足聞茶。而甚豔北苑之名。不知北苑實在閩也。

御園茶。在武彝第四曲。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。前朝著令。每歲驚蟄日。有司爲文致祭。祭畢鳴金擊鼓。臺上揚聲同喊曰。茶發芽。井水旣滿。用以製茶上供。凡九百九十斤。製畢。水遂渾濁而縮。

武彝產茶甚多。黃冠旣獲茶利。遂徧種之一時。松栝樵蘇殆盡。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。所取不貲。黃冠苦于追呼。盡斫所種武彝真茶。九曲遂濯濯矣。

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。予往品茶其家。見其水火皆自任。以小酒盞酌客。頗極烹飲態。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。不足異也。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。謂閩客得閩茶。咸製爲羅囊。佩而嗅之。以代旃檀。實則閩不重汶水也。閩客游秣陵者。宋比玉洪仲章輩。類依附吳兒。強作解事。賤家雞而貴野鷺。宜爲其所誚歟。三山薛老亦詆訾汶水也。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。究使茶之

眞味盡失。汶水而在。聞此亦當色沮。薛嘗住男崩。自爲煎焙。遂欲駕汶水上。余謂茶難以香名。況以蘭香定茶。乃咫尺見也。頗以薛老論爲善。

前朝不貴閩茶。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濯。甌盞之需。貢使類以價貨京師。所有者納之。間有採辦。皆劍津膠地產。非武彞也。黃冠每市山下茶。登山買之。

閩人以粗甕膽瓶貯茶。近鼓山支提新茗出。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。遂覺神采奕奕。

太姥山茶名綠雪芽。

閩酒數郡如一。茶亦類是。今年予得茶甚夥。學坡公義酒事。盡合爲一。然與未合無異也。

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。予五年前揭數紙寄所知。今漫漶不如前。延邵呼製茶人爲碧堅。富沙陷後。碧堅盡在綠林中矣。

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。堪並駕。今年余分得數兩。甚珍重之。時有武彞松蘿之目。

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。常爲閩中第一。不讓虎丘龍井也。雨前者每兩僅十錢。其價廉甚。一云前朝每歲進貢。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。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。

閩酒

閩酒自浦城至延平。如玉帶春。梨花白。品類雜出。實皆臘白耳。會城獨多佳酒。藍家酒最有聲。品亦最下。當時或不如是。碧霞酒新出。非甘非冽。人世乃有此惡味。莆田以至清漳。皆雙投酒。非火春不可成。甚不宜人。三郡人皆云。會城無酒。非無酒也。無火春重釀之酒也。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。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麯。郊垌兒女如蟻。歸則和米搗成。如彈丸大。重釀。莆酒名似三白。玉帶春。建酒名。莆人以長至前合釀。入夏不壞。襄陵酒名。其麯夜則飲露。晝復晒之。味嚴冽。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。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。又有蓮鬚酒。冬白老。酒家每沽人一壺。取灰沃之。味方不變。飲之必渴。或云水醎有灰下之。其酒始成。

白甜。即官白酒。又有麻姑酒。新醕酒。

閩人讀醉爲妹作去音

短白。即延平之水酒。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資易。呼爲老錢。

順昌酒。出本縣者佳。酒未釀曰生燒。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。至隔年出之。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。運他處鬻之。亦曰五香燒。

建寧有梨花春。河清西施紅。狀元紅。以河清爲冠。味沈厚。蜜醖醢金盤菊二種。亦出建州。

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。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。每過一月。則易一種。蘭香唯李家延賓。則九種次第而陳。玉液瓊漿不足喻矣。

建酒俱以冬釀。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。唯潭是臣所監釀。種值臘月用石缸。將種藏之。以收嚴烈之氣。雖炎暑入釀。與冬無異。名曰是臣石醖。雪酒收雪水釀之。夏月飲之可銷暑。

潭善釀者三家。曰詹曰吳曰李。李葉青。蘇令酒。金酒。檀酒。皆潭佳品。李葉青爲李家製。以井近錦江。而香味甘冽。故又名錦江沁液。

以酒釀酒曰雙夾。樵川人多製之。一名邵春酒。色深紅。歲首用以酬客。

莆以荔枝入釀。三年藏之。其色如墨。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。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上時也。若福清人以龍眼山棗入釀。品斯劣矣。

安定郡王以柑製酒。名曰洞庭春色。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。飲有餘香。

葇豆和釀。味亦醇厚。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。奉其教者。閩俗甚熾。取此酒以祀天主。名曰天酒。若薏苡則又帶黏矣。

蘭桂菊諸花。閩人皆以釀酒。唯菊有林下風味。

海澄人善蒸梅。及薔薇露。取之如燒酒法。每酒一壺。滴露少許。亦異品也。

海錯

閩中海錯。雖蛤不四明。蟹不秦郵。然種種咸備。使醢漬得宜。亦足匹美三吳。乃釀糟無法。腥鹹相角。土人所珍。蠹醬土苗之類。尤不堪下箸也。

才雋

閩中才雋輩出。穎異之士頗多。能詩者十得六七。壺蘭以下。間有拘字。會城以

上。則居然正音。彬彬風雅。亦云盛矣。第晉安一派。流傳未已。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。若金科玉條。凜不敢犯。動爲七律。如出一手。近頗有尤異之士。逸出其間者。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。

八閩士人。咸能作小楷。而會城人尤工。此兩浙三吳所未有。勿論江以北也。第舍古法不遵。而專學林處士籠。處士正書。倣歐率更。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。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。而學者專尙其嫵媚。千腕一律。數見不鮮。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。

凡此皆予閩中憾事。至于蘭過嶺始芬。書十年卽腐。此則天制之。非人力也。

接龍眼

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。多龍眼樹。樹三接者爲頂圓。核之初種。經十五年始實。實甚小。俗呼爲胡椒眼。覓善接者鋸木之半。去大實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。又鋸其半接如前。若此者三數次。其實滿溢。倍于常種。若一二接卽止者。形小味薄。不足尙也。三接者曰針樹。未接者曰野筴。

佛手柿

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。齊氏聚族其間。旁有潭夾種桃花。相傳唐陳處士隱地。舊名道者巖。巖前有柿一株。根如斗。結實如佛手柑。指屈伸層疊。有長五六寸者。皮穠色味則皆柿也。余偶得其一。笑謂友人曰。大力如佛菩薩。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。

樸荔

閩種荔枝龍眠家。多不自採。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賞估計其園。吳越人曰。斷閩人曰。樸。有樸花者。樸孕者。樸青者。樹主與樸者情慣。估鄉老爲互人。互人環樹指示曰。某樹得乾幾許。某少差。某較勝。雖以見時之多寡言。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。互人皆意而得之。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。估時兩家賄互人。樹家囑多。樸家囑少。

荔歇

荔枝有百年者。四五年者。圍不圓滿。類作雞骨形。雖未飽露雪。皮輒作濫鐵怪

石色。或一間歲實。卽歲實亦卽半生。或分四方。歲一方實。土人謂之歇枝。灌培者識其性。亦歲易其方。余初至。齋前一樹方歇枝。余顏其室曰荔歇。作荔歇詩。

因關以上無荔

閩因關以上無荔。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。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。漸向南則漸多。卽地同南樹較茂。樹同南枝亦較茂。南枝不歇。實亦倍他枝。

石背

荔葉經冬不落。有蟲如荔核。冬伏葉下。荔始挺花。蟲亦生子。一生十二粒。數應一歲。閩則增其一。土人名曰石背。言背堅如石也。荔之蟲賊害如菊虎。荔香時。石背輒溺。溺則全枝脫帶。除穰無術。雨多則尤盛。臬長堂前荔半熟。將延客命酒。囑吏謹伺之。勿飽鼠雀。吏顰蹙曰。今歲石背多。臬公曰。十倍多正佳。吏愈答愈不明。至搖頭灑泣。滿堂匿笑。

礮田

閩中壤狹田少。山麓皆治爲隴畝。昔人所謂礮田也。喪亂以來。逃亡略盡。礮田

蕪穢盡矣。予寒食發邵武詩話樓詩。有遺令不須仍禁火。四郊茅舍久無烟之句。及觀唐韓偓過閩中。有千村冷落如寒食。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。明張式之撫閩。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。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。千古有同悲也。式之名楷。慈溪人。永樂甲辰進士。以賦此詩。爲言者所劾而罷。

茉莉樹

墨莊漫錄。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。面闊一丈二三尺。婆娑如蓋。下可坐胡床。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。附石生瑞香一株。高二三丈。下可坐十餘人。余在樵川。見黃孝廉書齋前。二茉莉樹。高二丈餘。掩映三間屋。高雲客爲予言。連江鐵髻隱處。秋海棠高一丈餘。圍可一二寸許。皆異種也。

燕窩

燕窩菜。竟不別是何物。漳海邊已有之。蓋海燕所築。啣之飛渡海中。翮力倦則擲置海面。浮之若杯。身坐其中。久之復啣以飛。多爲海風吹泊山澳。海人得之以貨。大奇大奇。又見瓦釜漫記。余在漳南。詢之海上人。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